

雨后送别

方寸

确认“人之不在”，总会滞后延迟，然而再遭遇一击闷棍。

即便我在棺木之前磕了很多头，也同她年迈的哥哥们看了她最后一眼——双眼紧闭、面容安详，都没能在心中确认“她不在”了”。面对前来悼念者，眼泪机械地流下，在每一个合适的、需要的场合。

出殡仪式开始前，知客说，发生任何事情，都不要回头。然后，我们相互提醒，不要回头。这应该是延续成百上千年的民间风俗。

清晨，哀乐响起，第一串鞭炮炸开，纸钱撒向空中，我木然迈出了第一步。作为长孙，我举着主花圈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。突然，

眼泪不受控制流下。那是一瞬间的事。我就是在那一刻得以确认，心脏如锥刺痛。

奶奶离开了。

认识的一位女诗人写过一首诗，名为《送别》：“你四面八方的子女在哭泣/你男女老少的乡邻抬着你/往天那边赶/风吹麦浪此起彼伏/鞭炮震耳欲聋/你得到了/这一生/最大的热闹与荣耀//你不会知道”

诗人说，这是送别外婆后写下的。那句“你不会知道”，就如同闷棍。

她不会知道——我们在雨后送别，泥土新鲜松软，曾经耕作过的土地杂草疯长。

我对奶奶的很多记忆是模糊的，疫情缘故我们有时日没见面了。面对她的儿女，我也没曾问过。

反复聊起的只是那个早上的事情，在发现她倒地不起后，仓促间送到医院，急救之后

医生让家中长子开始准备后事。留着最后一口气，赶往老屋，那个生活了大半辈子、养育出五个子女的地方。车尚未到，也未曾留下任何只言片语，她就闭上了双眼。

不能言语，没人知道她最后在想什么，心里还挂念着什么。一同经历苦难的丈夫在16年前的冬天离开她了。不算远的故土多年未回，大概是遗愿之一二。儿女谈不上有多大的出息，长孙开始接受循规蹈矩的生活。

我在书里读到一句话：死亡，归根结底，就是一个人从世界上消失，而世界依然存在。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。还有一句：一个普通人的死，真的就是结束。

一个普通人，曾经拥有的，只是她的生活，日复一日的生活。对于经年不在身边的子女或者孙子孙女来说，那是很少真正进入过的生活。随着她闭上双眼，她与那

生活一起不复存在了。留给生者的，只有惋惜哀痛。

我们难道只是靠着血缘与亲情维系着记忆吗？应该还有的，然而对于老年多病、寡言少语的老人来说，曾经鲜活的生活记忆，一点一点被吞噬、被消磨，如一朵枯萎的花。

倒是关于过世多年的爷爷和外爷，在时间的沉淀之下，些许记忆开始清晰起来。于是在与亲人的交流中，不断得到佐证与丰富，然后进一步拓展，又有了新的记忆。像一棵树长出新的枝丫。

“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，遗忘才是。”当夜深人静敲下这些词语时，悲恸涌上心头。我怎可遗忘呢？

那天是清明，接到父亲的电话，事后我确认了时间是9点09分。

一个本来是悼念亡者的日子，一个离她生日不远的日子，也本是一个寻常的日子。

我正在江南，在所住民宿的屋顶，刚刚拍了一朵小红花。一朵普通的红花，盛开在春天。

“多么苦难的日子里，你都已战胜了它，送你一朵小红花……”从老家回到北京后的某个夜晚，听到这首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，独自嚎啕。

两位老人在离别多年后应该重逢了。我的父亲再也没有父母了。

往事若茶

刘希

我在阳台上泡茶的时候，手机里忽然冒出来一条信息：“这些年，你还好吗？”我莞尔一笑，淡淡地回一句：“我很好，谢谢挂念。”然后继续泡茶。将热水倒进透明的玻璃杯，嫩绿的茶叶渐渐舒展开紧缩的身躯，从杯底里浮起、飘动，像一叶叶小扁舟，又像一群绿色的小人儿，一齐跳优雅的芭蕾舞。

信息是初恋发来的——上中专时我的男朋友。我们关系不错，他体贴、浪漫，让我体会到了被爱的温暖，我以为这辈子会和他相爱到老，哪知道一年后他突然停学，在校外开了一家商店，还交了一个女朋友，没有给我任何解释。被分手虽然痛苦万分，但我一直没有追问原因。

我曾是个自卑的孩子，可想而知失恋对我而言打击是多么的巨大。

初恋，应该是让人刻骨铭心的，至少对我是这样。我记得和他相处的点点滴滴，尽管他负了我，但我还是会时常想起他，偶尔他会走进我的梦里。过了几年，有一次喝醉酒后，我壮着胆子发短信问他，他回答说当年对我是认真的。只因为这几个字，我哭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仍在我心里。我刻意不跟他联系，我要忘记他才能开始新生活。他感觉到了我的冷淡，便很少给我发信息了，只偶尔过年过节，发条短信问候。偶尔想起他时，心里还是痛。跟他聊过天后，好几天都会不自觉地想起他来。

再后来，我走进了婚姻的殿堂，生了孩子，生活也不错。一路相伴相携，用心地经营着婚姻，我们爱着对方及对方的家人，渐渐地，我的脑海中，也没有了初恋的身影，偶尔有人提起，我只是笑一笑。一心只想着，把家庭照顾好，怎么让人过得舒心又快乐。

一次同学聚会我没参加，有同学视频连接我手机让看初恋唱歌，说他太太也在。我婉拒了。人到中年，对这些已经无所谓了。爱恨情仇都随风去吧，哪管它谁仇谁，谁又遇见谁。

我看看自己冲泡的茶：原来往事亦如茶。头道茶浓酽，二道茶香醇，三道茶寡淡，就像想起那些往事，最初的时候，心里的委屈与不甘，难过与不舍，猛然就冒了出来，不知不觉就会泪湿衣襟，像撕开一道不敢触碰的伤口，心里会撕裂般的疼痛。再后来想起，有些许的疼痛，些许的伤感，些许的遗憾，再后来的后来，便是云淡风轻，波澜不惊了。

再浓烈的往事，也是会淡薄的，再沉重的打击，都是会过去的。走过去，前面就是灿烂晴天。

画一个夏天

刘佳琳

在湛蓝色的天空下，夏天追逐着风来了，我想画下夏天的笑脸，在漫山花海迎风摇曳的时候，用笔墨画下夏天的模样，笔触浓烈而华美。

夏天的清晨，在雨露的闪烁中草木环绕，早早起床的蝉悠悠地唱着歌。

忙碌的上班族踏在鸟语花香的路上，追着晨光，一路奔向梦想的那方。

几只小鸟停在绿荫处，在石板路上，叽叽喳喳的低语，它们的翅膀有一抹雪白的羽毛，在阳光照射下发着浅色的光。

吊兰花低垂的样子，像是个娇羞的姑娘，淡淡的香气，像是流年烛影。月季花簇拥着，以云朵的形状，点缀着城市的面庞。彩色蝴蝶飞来飞去的身影，像是跳着夏天的舞蹈。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小草，在路边的花丛中，在河边的踪影中，在大树的树根下，顽强生长着。小野花三三两两盛开着，我喜欢它们清欢的姿态，娟静而优雅。

我最喜欢去北海公园里赏荷花。荷花的颜色也是缤纷，有如白云的白色荷花，如胭脂的红色荷花，如甜美果糖色的粉色荷花。而荷叶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，如果没有风，有种人在画中看，花在画中开的美。此刻，夏风袭来，花瓣摇曳的姿态，像是湖中仙子的踱步。

湖中传来几声蛙叫，却不见它们的踪影。仔细看，荷叶微微摆动，一个小鼓包鼓起，又落下。定是青蛙在荷叶下游动，它们带起湖水的涟漪。一波波水，清澈推开天光，推开远处的白塔。抬头看谧静的天空，白云以哲学家的姿态，注视着夏天的画卷。

夏天的中午，热情高涨太阳的升起了温度，蝉鸣声激烈回应着，蜜蜂黄黑相间的颜色，在阳光下追逐着热浪的影子。夏风吹起，我置身于热浪般的海洋，很多往事都历历在目。过去天真的童年，我追着蜻蜓奔跑的身影，花裙子随风飘起来。

夕阳西下，在晚霞的延展下，夏天的风变得凉爽了，颜色变冷了。天空暗下来，暗夜星辰吞没了热烈的白日。

星空下的花朵，红色的、黄色的、白色的都暗淡了，远远望着它们，就像是朦胧的小星星。山岗褪去坚毅的姿态，以柔软的身姿，卧入夏天的怀抱，大自然的田园里飘来花香，我画下夏天的夜晚。那群萤火虫的光亮，在黑暗中，呼应着我的梦。

我还想画下夏天的深情，那清晨的曙光……点点星光，黑蓝的，一抹祥云正升空。



《仿宋院本金陵图》(局部)

作者谢遂(生卒年不详,约活动于18世纪中期),据认为祖籍四川,居吴县(江苏苏州)。清代乾隆年间宫廷画家,擅长画人物、山水楼阁,画风细腻、精致,在众多宫廷画家中以工于北宋院体山水人物的画风而著称。其作品人物描绘传神,山水以清雅见长。 供图·配文 络因

喜鹊筑巢的地方

郭宗忠

喜鹊去年忙活了一个春天建筑的鹊巢，今年春天就荒废了。

我看见，在离老巢不到50米的两棵大杨树上，突然长出了两个篮子大小的新鹊巢。

去年春天，也是这样的季节，因为疫情原因出不了院门，是一天天看着一对喜鹊怎么在这棵树上筑巢，耐心地看着喜鹊耐心地衔来一根根木棍。春天变幻无常，风有时候大到很粗的树枝都会被风折断，所以喜鹊刚搭好的几根木棍一次次被风吹落，喜鹊也习以为常。

到4月底，鹊巢完成。伫立树下，我才开始观察它们的时候，喜鹊会有所防范，不过，一些日子后，见我并无恶意，它们不再唉声驱

赶我，见了我也当看不见一样。人们不对它们伤害，鸟儿们也会与人变得亲近。

之后，两只喜鹊生儿育女，一整个春天和夏天，孵化出新的喜鹊，让楼下的树林和远处的园子里有了更多新生喜鹊的身影。

在我的观察里，麻雀是数量最多的鸟，其次就应该是喜鹊了。喜鹊适应性强，它们建的巢稳固硕大，几只小喜鹊足够在巢里开一场小型音乐会。

喜鹊不是啃老族，它们成年后自己离开家去建造自己的居所，追求自己的幸福。

在建巢过程中，树叶也开始垂下绿荫，覆盖住了鹊巢。喜鹊站在树枝头，唱两声抒发心意，独唱或者对唱，热爱着美好生活。

不过一年的风吹雨打，鹊巢破落了。这个春天，喜鹊又在另外的大树上筑巢，它们的

鹊巢我发现时，已经接近完工，两只喜鹊进去了，又一个春天的故事开始了。

晨间，在久违的楼下院子里，我看见了八只乌鸦，十几只灰椋鸟，数不清的藏身圆柏树里的麻雀，还有三对斑鸠，飞过的两只乌鸦，一只画眉，偶尔叫一声飞走的云雀，还有听不出是什么鸟的鸣叫声穿插其中。

这些鸟从哪里来的？好像是大自然变戏法一样，我久久地站在原地倾听，尽量不走动，生怕打扰了鸟儿们天堂一样的清晨。

白天变得越来越长，我可以有更多的白昼时日，看喜鹊和鹊巢，直到晚星满天，喜鹊和所有的鸟儿们都睡着了后，才踏上回家的路。

这时候我才安静地端起茶杯，咂摸着美好的滋味。

以偏概全的说词

维习惯。就拿喝酒来说吧，据我所知，无不是因人而异，完全和地域没有强关联。诚然，一些地方有相对盛行的风俗，从小就频繁接触饮酒事业，自是会有能喝的表现景象。而且，不同地区确实也有别具特色的流行文化。然而，说到具体的人，或者归类到普遍的群属，在下以为感性直观的定义就很不妥当了。

就说“北京人”吧。从道理上说，文化中心的文明素养理论上确实可以界定为处于比较高的层级上，尽管如此，但我仍旧觉得将此视之为普遍的样态不是太合适：“不堪”行为的人像还是有的——而且未必就比同一“想象共同体”的其他地方稀缺。

当然，这样的推断也未必合理。撇开具体事例，从逻辑上看，实质上也是在用“一斑”来言说“全豹”。

还是来看一个久经时间考验的陈词滥调吧。

有道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，必“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”。很熟悉吧？过去以此激励自己的人数不胜数，今日用之自勉的人，应该也是难以计数，有吗？

这个深刻的学问，源于孟子。亚圣在

论及“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”时，曾曰：“舜发于畎亩之中，傅说举于版筑之中，胶鬲举于鱼盐之中，管夷吾举于士，孙叔敖举于海，百里奚举于市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”

看起来很有道理。孟子列举了6个历经沧桑而后终成大器、并广为人众所知的人物：舜、傅说、胶鬲、管夷吾、孙叔敖、百里奚。这些名人故事确实也可以“证明”孟子老师的论断。

只是，由之推出的结论，真的可以成立吗？俗世无之筋骨累惨，心智七上八下几十年的人，大脑里对这一励志“圣言”，想来多少是应该有些疑惑的吧？

不说筋骨劳累心智智连的他者——半世艰辛依旧成不了大器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反过来，现如今含着金钥匙出生，一路名校伺候，锦衣玉食，甚至珠光宝气裹挟着步入成功殿堂的人，蚂蚁般比肩接踵地在大街上行走，君可曾看见？

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夸张，就不去细究了。笔者只是想说，即便是尊为“亚圣”的孟

子，其理论所言说的列举及论证，显然是，也仅仅是我们习惯了的“感悟”思维投射而已——仅仅以个别的样本就推断出一般化结论似的判断，很是毁人不倦。

问题是，我们很多人钟情于此。比如经年盛行的“议论文”模式：来一段正面的说词，再枚举些反面事例，然后给您一个结论：证明某个道理的正确。

再进一步，抛弃直观的感悟思维，一些自诩“逻辑思维”强健的大脑，也惯常用“归纳”法来论证道理：不仅是一系列的事例排队，而且还在理论逻辑层面推导结论。

遗憾的是，表面上看起来有理有据的“逻辑归纳”并没有必然性，更极端的人，比如休谟老师就认为再多的经验实例，都不能成为必然性的证明。而更多精彩的人物叙事，比如状元经验，累加再多也只不过是偏概全的说词。

没错，就是以偏概全。“北京人”素质的优劣，就个体化角色而言，固然可以泛泛而谈，但归类到群属的概括，显然就不能以之为识知指南。比较起结论般的论断——尤其是“议论文”范式，或许提出问题让人去思考才是更优的样本吧。

欧阳

最近看了一同学写的文章，作者用鲜活的实例着实夸赞了一回“北京人”的道德品行。

该文叙述说，因为观看诱惑了他的景色，专注过度，离开时忘记了离手的手机——回到宾馆才想起来。随后尝试性地拨叫了自己的电话，居然有人接听不说，捡到手机的先生在将失物送到宾馆后，没等言谢便转身离开了。为此，作者感慨了一番北京人的文明素养。

记得之前作者曾写过北京的“大爷”，也是栩栩如生非虚构记事，可说的却是有贬损意味的“北京爷”，如何的不堪……

因人、因事，有感而发，当然无可非难，问题是，此类以一推及多的判断，或者说思维方式，其意义几何呢？

实际上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经常可以领略大同的认知判断。比如某个区域的人特能喝酒，或者某地的人是“骗子”，等等。

我真不明白人们何以会有如此的思



陋室观复

四眼井

彭正毅

花园巷口，一口老井

四个井圈，仿佛尘世深处的四只眼睛

每个井圈，都看到自己的一块天

霞光、雨点、飞花、烟火……水缸边

赶来的木桶、瓦罐，七上八下。拐弯处

赶来的月色，一台戏，坊间的悲欢离合

当然，我最想看到

井水们，跟着井绳支扭扭上升

从黑暗攀到光明，不忍看见

桶水，一滴水，再次从高空坠落